



# 我寫，我唱，因為我在

I Write, I Sing, and Therefore I Am.

文 | 蔡佩含 · 圖 | 臺文館、羅福慶、史依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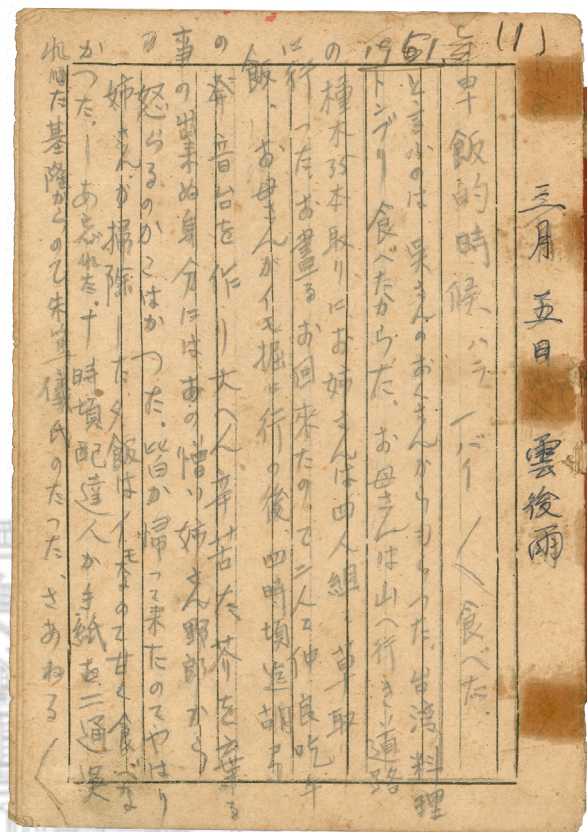


日記凝結了書寫當下的時間，為我們展現了已然流逝的過去，翻閱這些泛黃的紙頁，筆墨在紙張紋理鑿下或深或淺的刻痕，像是幽微的說明著書寫當下的心情。年月日一旁習慣性的註記「陰雨」或「晴朗」，僅是外部物理空間的靜態描述，但閱讀這些日記手稿，即走入書寫者最隱密的心靈世界，喜悅、擔憂、暴躁、痛苦，抑或沸騰之後的平靜，都在修改塗抹的字裡行間裡，誠實表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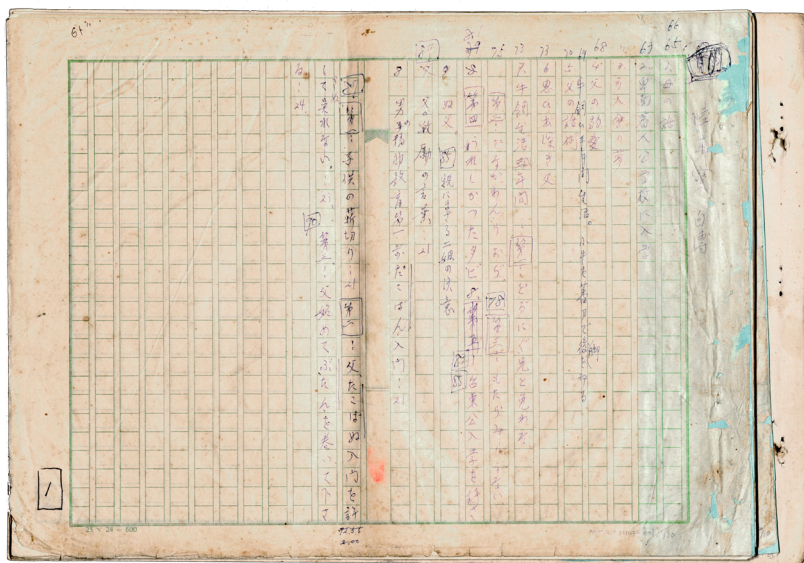
## Lifok 'Oteng 黃貴潮日記

日治時期出生的 Lifok 'Oteng 黃貴潮 (1932-2019) 留下的日記、手稿和文件數量極多，像是用一種竭盡所能的姿態，想將其生命的所有盛裝在這些文字符號裡。因為生了一場怪病而臥床將近十年的黃貴潮，在他十九歲那年，攤開那本劃有直條格線的日記本，寫下 1951 年的 3 月 5 日星期一，那個雲後有雨的一天，封存了自此之後的記憶。母親、姊姊勞動的身影，舅舅借給他尚未讀過的《キンク》雜誌，自己編織漁網或製作樂器、菸斗打發時間；郵差來了，捎來友人寫的信，讀信，回信，托人遞送；有人結婚，有人離世，村裡舉辦著祭典，人們忙進忙出，歌舞喧鬧直至深夜。日記裡被寫下的人們，總是充滿動態的來來去去，唯一恆常靜止的，是只能躺在床上不良於行的自己。對於臥病而被母親稱為「屍體人」的黃貴潮來說，寫字，是爲了證明自己的存在，每多填滿幾行筆記簿上的格線，則是生命多推延了一日的喜悅。

活過美軍空襲轟炸的歲月，政權轉換在人們的生命裡留下無數刻痕，成爲那必須但又難以跨越語言的一代。各種書寫文字的拼音符號，在日記本上恣意散落開成不同的花：有的英文字母表記阿美語，有的則爲旋律定調；有的片假名是日語，有的卻是阿美語；有的漢字是日文，有的表意新學的漢語。腦內數個語言機制同時高速運轉，心裡冒出的阿美語，經過翻譯程序後切換爲幼時學習的



1 黃貴潮日記手稿，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數位化（羅福慶／授權提供）。



書寫符號「日語」，但偶爾，正在學習的「新的國語」模式卻又不經意地跳出。這頁劃有橫格的日記寫在1956年的3月23日，星期五，少見的使用了才剛開始學習的注音符號拼寫阿美語，像是難解的密碼：「身為一個人，一點出息都沒有，不知羞恥的男子！改過自新吧！要不然你的禮拜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！」黃貴潮在2000年重新翻譯了自己的日記，以屆臨古稀之姿，重新回望年輕歲月的掙扎與頹喪。用注音寫阿美語的理由是什麼呢？最能接近咒罵自己的情緒？還是不願被任何人不經意地讀到自己的脆弱呢？

## BaLiwakes 陸森寶的 親筆傳記

在病榻上透過鏡子望向窗外的日子裡，受過日本教育的舅舅、堂親與友人們，成為傳遞

知識的火炬手，意外成就了一位博覽群書，穿梭多種語言之間，能巧手製作並演奏口簧琴、吉他、小提琴、風琴等各種樂器，還能寫歌記譜的「黃博士」。大量採錄了阿美族歌謠及創作的曲譜手稿，都說明了黃貴潮對音樂的熱愛與才華，而西式音樂的啟蒙，來自於在小湊國民學校遇見的級任老師「森寶一郎」。

來自南王的BaLiwakes陸森寶（1910-1988）從臺南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後，輾轉在新埔、寧埔公學校任職，約莫在33歲時前往現在位於花蓮成功鎮的小湊國民學校就任，教授體育和音樂科目，也成為黃貴潮日記裡那位難以忘懷的級任教師。作為那個時代少數接受西式音樂教育的知識份子，所有新的、舊的、西洋的、日本的、卑南族、阿美族等族群元素和形式，都自然而然的混雜、融合在陸森寶無數的歌謠創作之中。如



果能穿越時空回到那個時代，應能看見他正坐在火車上，拿著紙筆，一邊哼唱，一邊筆記著腦中的音符與歌詞，陶醉其中。才華洋溢又寫歌成癡的他，從不吝於分享旋律，那個正忙著在牆上張貼寫有詞曲的大張白紙，神情愉快，準備教唱的老先生，正是部落族人記憶中的陸森寶。

在什麼狀況下，「現在」的「我」會想要寫下「過去」的我呢？那本被壓在衣櫃塵封了十多年的親筆傳記，以平假名拼寫卑南族語寫成，提取了童年的記憶片段，偷山羌事件、和姊姊一起賣菜籌措買鞋的錢、少年會所的磨練等等，雖是在寫自己的經驗，但無一不是在感謝長輩充滿智慧的言語和對他人格、道德涵養的身教，他的自傳呼應了歌謠創作的初衷，不要忘記自己的語言和精神。在那個強勢的殖民者語言像暴

風雨襲捲的時代，說自己的語言，書寫自己的族群，何嘗容易？

受到王洲美女士的鼓勵，陸森寶在晚年整理了一本歌謠創作集，封面上寫有「山地歌」三個大字，左上角標明「民國 73 年 2 月 20 日」。陸森寶整理這些曲目，並非為了成就個人，內頁序文親筆寫下自己喜愛作詞作曲，也樂於這些歌曲被族人們傳唱，無非就是流動的歌聲能記得語言，記得卑南族語裡，老人要告訴後輩的智慧。當〈頌祭祖先〉被唱著，別忘了我們來自哪裡；當〈卑南王〉被唱著，別忘了走在傳統的道路上，但也勇敢探索未知的道路。1988 年 3 月 20 日晚上，陸森寶在房間的白板上抄寫下他此生的最後一首作品〈懷念年祭〉，像是為即將遠行的自己而寫，也為所有離開故鄉的卑南遊子而寫，戴上母親的花環回到 PaLakuwan 跳舞，古老的傳統不會被忘記。

2 | 3

2 陸森寶傳記手稿，國立臺灣文學館藏。

3 史惟亮民歌採集隊東隊日記剪報，財團法人許常惠文化藝術基金會藏（史依理／授權提供）。

## Calaw Mayaw 林信來參與民歌採集

1967年，正在師大音樂系就讀的 Calaw Mayaw 林信來（1936-2022）看到一則刊登在《音樂學報》上的徵人啟事，徵求7月初至10月末的民歌採錄人員。林信來遞送了報名表，成為戰後臺灣音樂史上最受矚目的「民歌採集運動」的其中一員。乘著「尋找自己土地之歌」的意識和強烈欲求，這場採集運動如火如荼在臺灣各部落及鄉野間展開，當時的《臺灣新生報》以不小的篇幅刊出發起人許常惠及史惟亮的調查日記，這幾篇在1967年8月底刊出的「民歌採集隊東隊日記」由史惟亮執筆，但文字紀錄裡，林信來忙碌穿梭部落的身影，清晰可見。作為那場蒐集、詮釋了大量原住民歌謠的採集運動裡少數的原住民成員，林信來從來未被主流歷史和媒體歌功頌德，但在當時卻擔任著語言、文化翻譯、在地嚮導、曲調辨識與分類等至

關重要的角色。1972年，林信來再度踏上了調查之旅，這次由他隻身一人走訪了28個阿美族部落，無需配合主事者「純淨」和「不受汙染」的採錄標準，轉而建構自己的、以阿美族為主體的歌謠知識系譜。

那個時代的人們，為何而歌，為何而寫呢？害怕消失，害怕遺忘，害怕這世界未曾記得。文化傳承的使命、想說明自己存在的渴望，成為陸森寶、黃貴潮以及林信來書寫、記錄的驅動力。這些散落在各典藏館舍的日記、曲譜和手稿，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為我們留下的時光膠囊，將記憶裝罐，讓知識永存，期待未來會有人在歌聲與這些千奇百樣的文字符號裡，找到老人的智慧與生命的重量。在我們閱讀這些手稿或重新吟唱這些歌謠的當下，時空膠囊正被打開，構築出不同時代的原住民族青年，嘗試被記得、被看見的樣態。



### 蔡佩含

臺中彰化人。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。熱愛原住民文學與音樂的偏食型讀者／聽眾。現職臺大兼任助理教授與音樂專輯企劃。

### 捐贈芳名錄

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，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，以記錄各捐贈訊息。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、學者、出版社、民眾，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，充實本館圖書室，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，本館另致謝函，不在此備載。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。

捐贈人	捐贈概述	入館時間
葉賽鶯、葉煥琪	葉俊麟手稿	2022年10月
張子樟	史密斯科羅納（SMITH - CORONA）打字機	2022年12月
石婉舜	林搏秋相關舞台劇照	2022年12月
施並錫	施並錫繪林秋梧畫像	2023年2月
鄭麒傑	鄭坤五手稿	2023年2月